

HAISHA

吕云德 著

海煞

俗称的浓雾。是海岛上罕见的一种气与液交融的特殊流体，为迷信的人视为不祥的邪气。



海 煞



吕云德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3年/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海 煞

HAI SHA

吕云德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60,000 开本: 787×1092¹/₃₂ 印张: 8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责任编辑: 邓荫柯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志 远

ISBN 7—5313—0950—5/I·867

定价: 5.00 元

内 容 提 要

一伙曾共同生活过的“知青”，若干年后突然被一封秘密请柬邀集到一座海岛。浓雾弥漫，暴雨骤临，天灾人祸，生死难测……

人世变迁，沧海桑田。昨日的一般同窗同年，如今，有的有了地位，有的有了权力，有的有了金钱。命运浮沉，人生乖蹇。往昔的情仇恩怨，现实的成败悲欢，又交织成新的情结，勾勒出新的画面。随着矛盾的产生和发展，不仅生动地反映出现实生活和社会，也描绘出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及生活观念。

全书分《自然篇》、《社会篇》、《梦幻篇》三部，计16万字。故事情节生动跌宕，文笔细腻宛转流畅，能够极大地引起读者的共鸣！



作者近照

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曾出版短篇小说集《暴风雪中》、报告文学集《带信给加西亚的人》等。现任辽宁经济日报丹东记者站站长。

序

尹景顺

我的朋友、《辽宁经济日报》记者吕云德同志的长篇小说《海煞》文稿引起我很大兴趣。他写了一群当年共同插队的知识青年在分别十年后的一次颇具神秘色彩的聚会，以及聚会之后他们在江城的生活经历。文笔质朴清丽，感情真挚委婉，塑造了在改革开放年代一批历经磨难、不断进取的创业者的美好形象，也描绘了在大浪淘沙的洪流中落伍、沉沦者的悲剧。这些人物，让人感到亲切，这些故事，也觉得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云德同志为我们展现了恢宏壮阔的时代画卷的色彩鲜明的一角，却使人感受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强大力量，给人以鼓舞激励，也给人以慰藉和陶冶。读者将会从百折不挠的开拓者身上看到社会主义新人的胆识和才华、改革大业必胜的光明前途；从忠于爱情、笃于友谊的纯洁善良的女主人公身上感受到共产主义品格和东方道德的完美结合；也从陷入深渊、蒙上种种污垢的人物身上认识了这个风云变幻、泥沙俱下的大时代的复杂。

使我尤为感到亲切的是：这部小说的上卷《自然篇》是以我所工作的长海县为背景展开故事的。那些分别多年的知青朋友在一封神秘的邀请信召唤下来海岛聚会，友谊、爱情，

恩恩怨怨、碰撞、冲突、交流，演出了令人回肠荡气的人生戏剧，尤其是在去一座小岛旅游时遇到奇特的自然现象“海煞”，在这若雾若霰非云非雨的浓得化不开、对面不见人的“海煞”中展开了故事最动人的情节。

作者还满怀激情地描绘了我们长海县的壮丽景色，丰富物产，美好的风土人情，蓬勃的建设事业。他的生花妙笔，点染出我们县美丽海岛的迷人风姿，他以火热的深情，歌颂了祖国边陲的这不太为人所知的土地和海洋。为此，我心中生出深深的感激，我真希望随着这部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会为我们吸引来更多的客人，汇集更多的信息。

作为一个政务缠身的干部，一个热爱文学的忠实读者，应作者之约撰写一篇序言，实在是我力难胜任的，也无法对作品作出准确概括的评价。但是我却愿借这宝贵的篇幅，呼唤更多的朋友到我们海岛来。欢迎你，风尘仆仆的旅游者，这方美好的热土将给你最周到的照顾；欢迎你，满怀希望的投资者，这个神奇的岛屿将是寻觅中的金银岛。

1992. 10. 5

第一部

自然篇

——俗称的浓雾。是海岛上罕见的一种气与液交融的特殊流体，为迷信的人视为不祥的邪气。

——题记

公元1985年盛夏的最初几天里，华夏大地，芸芸众生之中，有二十多人几乎因为同一个缘由或目的，分别由各自的栖身地一齐向著名的游览胜地长海县进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为首的人，都同时收到了一份神秘的函件和一笔可观的足够花销的费用，那帧用了当时最精巧的工艺制造出来的请柬，寄语着最真诚热切的邀请并最衷心的祝福，唯独不见承办人或承办单位落款的踪影……

收到这份请柬和汇款的男男女女，可谓形形色色，但他们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大都时值盛年。几乎没有人不为这次奇异而神秘的约会感到迷惑，但无论如何要去走一趟，却又是共同的——他们没法抗拒夏日免费海岛观光的引

诱。况且他们都明白，不可以采取其它形式消费这笔钱，违背汇款人的初衷，是不道德和不名誉的事情。更何况有谁会不想弄清楚这密约的底蕴，他们都还处在容易为好奇心所蛊惑的年龄！

长海位于辽东半岛黄海北域，系大连市辖内的一个海岛县，西北部与大连市一衣带水，东部与朝鲜半岛翘首相望。岛上不仅有最现代化的技术设施——长海是中国大陆唯一的拥有民航机场的县，每天有数个航班往返长海与大连之间，一个航班仅需十几分钟；还有最古老的文化遗产。从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战国时代的贝丘遗址，到辽代的烽火台、清代的石庙、近代的北洋水师军港。海岛沿岸 500 余万亩水域均处在我国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之中，享有天然鱼仓之美称。这里不但以盛产刺参、扇贝、对虾等海珍品名扬海内外，以丰富的鱼种、贝类、海藻居全国之首。长海夏无酷暑无严寒，岛屿林立，礁砣成群，海水清澈，沙滩松软，构成东北独一无二的海岛风光。曾来此一游的大文豪郭沫若诗云“汪洋万顷青于靛，小屿珊瑚列画屏……”

诸上条件，使长海以一个新兴的旅游胜地蜚声遐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一年四季均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此进行海浴、垂钓、赶潮、野炊等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去长海旅游，先乘车，后乘船，再乘飞机，陆海空一起体验，既经济实惠，又丰富多彩。选择长海做为这次神秘的旅游活动点，不难看出那筹划者的细腻与精明！

二

“喂，殿军，依我看准是谁又要花样儿求你办事儿……再不就是哪个单位搞集体旅游……”

“唔，说得在理，但也未必！”

“噢，啥事也用不着鬼鬼祟祟的，总该吱一声才对呀！”

“啊，我看这其中定有奥妙……”

“不管咋样，我不赞成你去，干脆把钱存起来算啦！”

“不可，万万不可！”

“哼，少跟我扯犊子，你们男人出去吃喝玩乐一场，花了钱，又浪费了时间，与我何干？！”

“哎呀，夫人不可眼光过浅，你细想想，若不是公费，那肯定就是私费啦。试问，难道当事人花这许多钱只是邀本所走一趟了之吗？依愚夫之见，此行是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哪！”宫殿军眯着眼睛故弄玄虚地说。

宫殿军系临江市公安局大东派出所所长。他年龄在三十一二岁的光景，方方正正、白白净净的脸庞，俊雅清秀，平平展展、笔笔直直的身段，飘逸风流。虽然如此，却不乏老成持重之气，尤在一身戎装衬托下，更显儒将风范。未至中年，便身居要职，可谓少年得志。但宫殿军确不愧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头脑聪敏，沉稳冷静，极富城府，在同行中是出了名的“白面秀士”。他尤其擅长察言观色，洞悉他人肺腑。因此，他不仅工作关系处理的呱呱响，私人关系亦处理的响呱呱，深受领导的器重和属下的敬畏。在大东这块辖土上，他不说呼风得风，唤雨得雨，却也是吞云吐雾，随心所欲。

欲。对此，他虽未感踌躇志满，可也聊觉自慰，一个当年尽遭他人白眼的孱头儿，如今能熬到这光景，还能算孬种吗？

宫殿军每想到那过去的惨淡和今天的光耀，便禁不住发源自内心窃笑。他笑自己过去的孱弱和如今的强硬？还是笑那些过去的强硬而今天的孱弱？究竟，他说不清楚。但他终感到好笑，虽然从不轻易笑出声，但他仍觉得极畅怀，极开心！

凭据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和丰富的头脑，他对这次神秘的约会，并不像夫人想得那般简单，他还有极其复杂极奇异的推断和联想：诸如情妇调侃，仇家谋算之类等等。像现代影视和推理小说里面的故事那样。但，不管怎样，他不仅要去，而且一定要弄清这件事的内幕，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是祸还是福！

为了这次神秘的旅行，宫殿军精心做了一些特别的准备工作。譬如，按规定非公务出行，不准携带枪支。但考虑再三，他决定不执行这一规定，按正常夏季出游，不必穿又厚又板的警服，反复思量后，他决定不穿着走，但要带着走。临将出门，他好像又突然想起了件什么重要事情似的，趑趄转身，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副明光锃亮的手铐，别在腰间，一切收拾停当，方拔脚起程。他仿佛感觉自己不是去旅行，而是在去办一件十分重要的案子。

三

由临江市乘坐长途汽车抵达皮口后，再由皮口乘船直驶长海。按一般规律，下车后很难即刻赶上乘船，因开船时间或早或晚，需随潮汐涨落而定。往往下车后，都要等上一些

时间，少则半日，多则一日，不巧甚至会拖到第二天，但宫殿军却出乎意料的顺利，下车后便乘船，前后仅用八九个小时的时间，离家当日就抵达海岛，真可谓日行千里，一路顺风。宫殿军禁不住暗自欣喜：“吉人自有天相啊……”

下船离港刚好下午四点正，此时的烈日已不那么灼人，尤其被潮湿清凉的海风一吹，更磨灭了其光焰，使之显出罕见的温柔含蓄，这或许只在这北方的海岛上才会有的吧？宫殿军不觉精神大振，大半天的酷热煎熬与旅途鞍马劳顿的困扰，一扫而光。他情不自禁的信步朝眼望着的长海宾馆走去。

他正沿环港公路走着，一辆高级出租小轿车从他身旁疾驰而过，眨眼工夫便停在了宾馆门前。

他几乎是目送那位乘客，下车后付毕租金，提着一只高档“老板”箱向宾馆里走去的。那高大雄伟的身材，那独特风度翩翩的步姿，使宫殿军恍惚间想到一个人，但念头在他脑海里一纵即逝，说什么也没追回来……

他默默地沉思着向宾馆走去，距那乘车的游客也迟不了两三分钟光景。

接待厅前围满了人。乘接站车先期到达的人正在排队填登记卡。那位似曾相识的高仔也在其中。一位年轻美貌的女招待正在验看他的证件。那人伏身在服务台上，宽厚的前胸直对着年轻姑娘的头部，姑娘感觉被人俯视，似有压抑之感，便赶紧站起身来。这样，他们便面对面了。

宫殿军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愈发觉得那人甚熟，记不清在哪儿接触过。受好奇心驱使，他悄悄绕到一旁，觑眼向那人的脸孔望去，不看则已，这一看不禁使他大吃一惊！

几乎与此同时，那人像受了宫殿军的心电感应似的，倏地扭过头来，面对着宫殿军。俩人几乎同时在各自的心底里喊了对方的名字：

“宫殿军！”

“秦剑雄！”

刹那间，俩人的脸孔都变得煞白。宫殿军甚至感觉到秦剑雄牙齿咬出咯蹦蹦的响声。猛然间他感觉心肌一阵颤栗。但片刻之后他又平静下来。他心里暗忖：如今我宫殿军已不是十年前的那个小白脸啦，哼，即使是十年前，你“大罗汉”还不是照样败在我的手下？！

当然，他绝忘不了秦剑雄让他饱吃的那顿拳头，他曾打得自己半月没爬起炕，但他却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想必那也是他秦剑雄终生难忘的吧？但话说回来，如今若真得再动武，单论拳脚，他宫殿军也绝非昔日可比，绝不再会老处在被动挨打地位。这正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他兴奋地使劲握了握拳头，并不自觉地摸了摸腰间的手枪，神经质地从牙缝里挤出了几声嘿嘿的冷笑……

四

同宫殿军比，何显男的旅程却不尽人意。俗话说，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早上起床稍晚了点，便没赶上那头班车。他完全是眼瞪着车从自己身边开走的。无奈，只好等一小时后的下班车了，何显男不由地深感懊恼：

“看来，生活中任何一粒种子，都必然会结出一种果实来的……”

何显男孤独地躲在车站一角，熬时间等车等得不耐烦，便云迷雾地胡思乱想起来。他由着自己的意念自由驰骋，但不知不觉却又辗转到了自己因起床晚而误了乘车时间的问题上。

“晚上不睡，早晨不起”，这让父亲唠叨了多少年的毛病，虽然令自己吃了不少苦头，可也没少让自己尝甜头……唯物辩证法则确认，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细究起来自己能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他每每能够稳操胜券地完成领导交给的一些紧急任务，哪次不全凭这能熬夜的硬功？关键时刻，他能连续三天三宿不眨眼，一气呵成洋洋数万言的文字材料。凭着这蛮劲和天赋的那点灵气，几年间，他从基层一步一阶地爬上来，直至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中枢，荣任了一名颇令人刮目的首席秘书职务。谁不知道他参予着许多重要行政工作的谋划和许多重要文件、报告及材料的撰写工作？人们都背地里称他大才子、大笔杆子。当然也不乏当面的奉承。他的才气和他的工作作风，早已预示着他将有更可望的前程。尽管在这些大机关里，论资排辈的风气尚浓，但照这样干下去，四十岁后熬上个县团级却不成问题。然而，他却一度曾为这光辉灿烂的前程感到颓丧。

“难道我何显男整个人生价值就是熬成个县团级，尔后便一直地顶着这桂冠到死吗？”他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自己。

近一两年，社会变革，大潮涌起，人心、世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亲眼看到，许多同龄人，抛开仕途，另辟蹊径，异军突起，事半功倍，成果卓著。他也亲身体验到，官本位的格局，越来越为变化了的世事和观念所打碎。人们不

再一古脑儿拥挤在求官这个狭窄的胡同里了，不再虔诚地仰视那些把持着一定的权力和占据着一定地位的人了：至于自己这类徒有虚名的小职员儿，简直就更不屑一顾了。他不止一次地被人当面讥弄：“显男，凭你的才气，还是趁早想点别的道吧，干吗非抓着方块格不放？难道你除了伺候人别的能耐就没有了吗？哼，甭说别的，就你每月挣那俩钱儿，充其量不够人家好汉一顿饭钱……”他也深深领悟到，人们生活内容的变化不再单纯依赖于社会地位了。历史为人们开辟了更多的途径。某种意义上讲，只要你挣到钱，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一切。你可以吃到最精美的食品，可以穿上最豪华的服饰，可以乘坐最高级的轿车，可以拥有最现代化的居室……生活内容的变化，潜移默化地改变你的生活地位，而生活地位与社会地位从来就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只不过是一条链子上的两个衔接着的铁环而已。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等等关系失去了往日的平衡。生活开始变得畸形，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不见得生活的好，而相对社会地位低一些的人，也许生活的更实际。由此，人们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等等观念的革新已不可避免。几乎每个人都在重新衡量自己，衡量他人……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大变迁中，迷惑了，动摇了。他不再为自己的奋斗而感到那么自豪和荣耀，相反，他曾一度为自己今天的一切和未来的一切感到苦闷和彷徨。难道他何显男的生命之舟会永远在这生活的汪洋大海中摇荡飘泊吗？

……

一缕强烈的阳光，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横扫过来，使何

显男感到一阵讨厌的眩目，他急忙别过脸来，不耐烦地抬腕看了看手表，已是快八点了，第二班车就要出发了……

五

“喂，请问这位同志叫何显男吗？怎么当真是显男？我还以为人老眼花认错人了呢。啧啧，几年不见的毛小子，竟出息成这样子，真是一表人材啦！”

“噢，显男，听说你这两年进步的好快，给市长当秘书啦？我早看出你会有今天……这些年咱们都忙，我打电话邀你几次，结果都没见成。哎，现在该成家啦吧？听人告诉我你处个出国留学的对象，咋，现在回来没有？”

“唉，你看我，一见面就唠叨个没完……噢，显男，你这是上哪去？”

“唔，周队长，您好，您好……我去长海，您去哪儿？”

“嗨，咱们同路。你乘哪趟车？走，快走，咱们先上车再唠！”

“你看，显男，我光顾高兴去了，忘了一个大活人，喂，我来给你和你显男哥介绍介绍！”

“哦，周队长，这就是您当年常带在身边的那个小琳琳吗？嗨，都长成这么大姑娘啦？简直快不敢认了。噢，琳琳，你今年多大啦？”

“属兔的，过这年二十三岁了……咋的，何大哥莫非也去长海玩吗？哎哟，真是幸会，太棒了，太让人高兴了！”

“死丫头，总是这么疯疯癫癫，显男，你千万可别见笑……”

“这是说哪里话，周队长，咱们彼此可不是外人。想当年，您带我们一帮知青下乡，琳琳常到我们点里来玩，我们大家都把她当小妹妹……哎，琳琳还记不记得我们大家在一起吃大锅饭的事儿？”

“唉，提那阵子，转眼过去十年多了。那时我才四十几岁，可现在眼瞅着就要退休喽，人真是不见混呀！”

“哎，周队长，您现在还在公司当组织科长吗？”

“不，何大哥，我妈人家可早官升脾气长啦，去年就熬上党委副书记喽！”

“去去，这么没正性，啥话到你嘴里准变味儿。显男，咱俩说话，别理她！”

“妈，不嘛，我非要和你们说话……来，咱俩换换位儿，让我和显男大哥坐一起。哎呀，我的好老娘，求你了还不行？嗯，你不答应，那好，我晕车吐你一身可别怨我！”

“好好，换就换吧，我知道你就想要挨窗这个位置，我是拿你没办法！”

“多谢母后，小女有礼了！”

“都多大啦？还这么猴头马相的！”

“嘻嘻……哈哈……”

去长海旅游，能巧遇周天娇和任琳琳母女为伴，何显男真是喜不自胜。但，他一时还弄不清这母女二人的出游是否也与那神秘的约会有关？出于慎重和某种考虑，何显男决定暂且回避这个问题。待有机会再慢慢探讨！